

Wenbi 诗歌

你像晨星

戴维

你像晨星，只出现片刻
早晨的微风里
轻浅的呼吸

今夜我只想
像鱼一样游摆
比四月的河水更湍急

我的智慧生物，生命的发光体
燃烧到最后一刻
然后赠予一小片美好的光亮

我被困住了

天乐

我以为把看不见的种子埋入黑暗，从此它就消失了。怎知它却因为寂寞开出了白色的须根。甚至开始长成树，结满果。我吃了一粒，果实里装着话语，于是知道了这世间的所有事，包括自己的。

乌云压城，狂风吹得树枝狂拍着窗子，暴雨瓢泼，视线里只有水柱。听到树和地面撞击的声音，凄厉刺耳。房子灯光明亮，墙壁厚实，洋水仙绽放。天亮后，万里无云，我以为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开门，新鲜空气和泥土的腥味涌进来。那被风吹断的树枝惨烈，乌鸦蹦跳着，一副贪婪的模样。

泥鳅一只一只死去，灰白灰白的。嘴里含着花瓣漂在落叶下。枯枝拨动着水流，让它运行。等等，刚刚拐弯的时候它说了什么了吗？哦，是叶子抬起身子，不，是花瓣向阳光展示着香味呢。泥鳅呢？被水鸟啄走了。

鹰被我的孤独吸引，叹气，俯击而下，我眯着双眼扭过头看鹰，他的利爪穿透我的心脏。然后我开始飞，飞向落日，避开阳光，绕过风雪，越过冰山，降落在一片荒原。鹰看了我一眼，收缩巨爪，撕开我的身体，开始啄食我的灵魂。他等着我的嚎哭，我只是睁大了双眼致以默哀。为他？为我？

潜入水底，四周荡漾着薄明，青苔燃烧着泛起烟霭，我举着红色的旗子，扫开大片的朦胧，我欣喜若狂，又低声哭泣着，我想，我终于找到了这条路，现在死去也不会忘记的这颜色，这情景。远处传来叮当声，我从果实里挣脱出来，不再醉心于梦。我的眼前漆黑一片，我向空中撒一把芝麻，一时穿透，有光亮。芝麻化作一群小鸟，森林不再寂静，欣慰之间，风景变了样，一片的纯白，我的悲伤、严肃、感慨烟消雾散。

折几条红柳编一个筐，便看到了千年前的模样，湖船仿佛放了几个世纪。月亮跟着岸边散步的她，永远看不见面纱后面的容颜，那双褐色眼睛透过面纱在看着，看着这个黄昏人世，我走得比较慢，只赶在了世纪末。

我喜欢吹笛子，又害怕吹笛子，笛声随着月亮走，假在梦里的树下，漾在心间的花海，引来一群一群的人物，她们说再来一曲吧，再来一曲吧，她们追着我，笛声持续着，我被困住了，无处可逃。

灵魂们在雪地里翻滚着，长矛在黑暗中晃动，夜叉吐出红色的尖舌，冰川下传来怪兽的嘶声。乌鸦成群落在山谷，鹰群愤怒了，开始踢碎所见的荒原，以羽翅的阴影遮蔽着天空，飞向一片又一片星光，直到啄光自己的羽毛流干血，等待着重生。

山鸡和兔子被穿在草叶上，蛇挂在树头仰望星空。黑暗中，歌谣随着铃铛传递着，恐惧开始啾啾作响。一条红色领带在下雪时走失了，黑色的雪花在脚印里燃起，奇痛无比。

吴少云

木瓜不大确定，那是现在居住的城市还是他从前的老家，因为房子是现在的房子，邻居却是从前的邻居，他也不太清楚，他到底居住在几楼，因为他觉得上楼没费什么劲，但他从窗台往外看，隐约能看到许多屋顶，还有一条溪流，他甚至不知道，三尺布是他现在的邻居，还是从前的邻居，因为他看了一眼窗外，转过头来就看到村里的三尺布坐在了沙发上。不过，他对这些可能和不可能的事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也没认真去探究什么。这没什么稀奇，如今许多不可能，一晃就可能变成可能。比如钱生钱这件事，这件听起来不可能的事，就是当年偷偷拿了队里三尺布票的三尺布说的。

三尺布说，我有个赚钱的好门路。木瓜说，三尺叔，什么门路呀？三尺布说，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这是个发财的机会，我是看在我们是老邻居的份上才告诉你的。木瓜说，你说吧，我不会告诉别人。三尺布说，我有个亲戚的亲戚，是个大老板，做大生意，到处是工地，到处是房产。他赚钱太多了，太容易了。他说，他现在已有能力带携亲戚朋友赚点钱了。木瓜说，怎么带携？去他工地上干活吗？三尺布说，工地上干活，那是累死的活，那还叫带携呀？他带携亲戚朋友，就是干钱生钱的事。凡亲戚朋友把钱投到他的公司，他都给很高的利息。木瓜说，有多高啊？

三尺布说，比如，你投资1万元，你只需拿出现金8000元就行，这叫边投资边分红。8000元本钱，按1万元计息。月息5分，年息累计6000元。也就是说，你年初投入8000元本钱，年终你就拿到6000元利息，加上1万元本金，一年时间，8000元就变成1.6万元。按这样算，你年初拿出8

郑亚洪 文/摄

我在一个阴雨天里走进了西门电影院。事先毫无准备，我只是去下西门，经过了电影院，居然进去了！没人拦我，盘查我要看我的票。那位为难了很多影迷的查票胖子不在人间了，呵！我心虚得怦怦直跳，担心有人朝我喊：你哪里的？进去多年的声音隐隐响着。我从两扇虚合着的铁门中缝里进去了。抬头见它曾经的优雅与繁荣：电字建筑，将当初优雅的影院包容在渐渐衰落下去的西门破旧房屋里，左右两棵松柏，各有一道外置楼梯通往电影院入口。迎向正面的电影院由许多扇玻璃窗构成，保证大厅里有足够采光，左边墙上嵌着“乐清电影院”几个红色大字，在当初这是何等诱人的诱惑力，我的儿童与少年艺术教育全在乡村露天电影院与城关两座影院里发生，多年后随录像厅与家庭影院出现，电影院自动退场，经过多年风雨，红色油漆褪了色。三个进口门，推拉式把手，我推开一扇门，进入了电影院。一九九九年看完最后一场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西门电影院了，十五年后，我再次走进西门电影院。我推开当中玻璃门，进入大厅的一霎那，进去的时光又回来了，这里没怎么变化，跟十五年前看完电影退场时一模一样。底层两个进口，左单右双，四根黑色方形柱子托举，两边依然是之字形楼梯，工工整整，水磨地板，扶手用暗红色油漆涂抹，带有强烈的八十年代气息。我推开双号门，居然没有上锁，在我将手放在把手上时，犹豫了片刻，我的犹豫来自两扇漆黑的门，我不知道走进电影院后会发生什么，我的犹豫更多来自于从前禁锢在电影院里恐

钱生钱

万，年终就变成16万，你年初拿出80万，年终就变成160万，一年刚好翻一番哦。

木瓜说，这是真的么？三尺布说，我都赚了三十万了，怎么会假呢？

木瓜说，几十万？三尺布说，是的。我把房子抵押贷了50万，又以1分的利息从亲戚朋友处贷了30万，你自己算算，我今年赚了多少钱？

木瓜当过会计，心算口算都了得。他一下就算出，扣除要付的利息，三尺布这一年起码净赚70多万。

木瓜心动了。木瓜说，三尺叔，你能不能帮个忙，让我也赚一点？三尺布说，你想投多少？木瓜说，200万吧。

三尺布说，200万是吧？那你只需拿出160万就行了。

木瓜心想，把房子抵掉，再向亲戚朋友贷点，160万元一定不是什么难事。木瓜没跟老婆商量，就去银行贷款，好像没费什么事，就拿出了一大堆钱。木瓜问银行的女人，这一堆钱总共多少？那女人就像知道他心里想要多少钱一般，说这是160万。那女人开始还对他笑，但他把钱背在身上准备离开时，那女人突然拉下脸说，还不上钱，你的房子就没了。木瓜说，知道，知道。

木瓜扛着一大袋钱找三尺布，三尺布正好就出现在路口。

三尺布说，把钱给我，我打张借条给你。

木瓜一惊，这钱不是投给你亲戚的亲戚么？怎么是你写借条？

三尺布说，你想直接投？就你这区区200万呀，门都没有。别说是你，我也投不了。这个条，是亲戚写给亲戚，亲戚写给我，我写给你。

把钱交到三尺布手上，木瓜有点不踏实。但木瓜想，这么多钱放在手上，如果不让它生钱，到时人吃不了钱，钱就要吃了人。木瓜觉得已没有退路，就把钱交给了三尺布。三尺布拿出纸笔，匆匆写了一张借条。只见借条上写着：今借到木瓜人民币200万元。月息10万，按月付清。三尺布。年月日。木瓜攥着借条，心里又暗暗一惊，三尺布的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啊？

三尺布说，你就等着数钱吧。说完，背起钱走了。

木瓜心里就等着数钱，等着发财，等着做百万富翁。

等着，等着，木瓜等急了。于是，他拼命去找三尺布。越找，越急。越急，越找不到。突然，有个女人，像是银行女人，她说三尺布赌输了钱，逃跑了。那女人厉声说，木瓜，把你房子的钥匙交出来！木瓜不想交钥匙，女人就伸手来搜，木瓜拼命逃，眼看就要被女人抓到了，木瓜心里一急，就从窗口跳了出去。

啊，木瓜大叫一声，吓出一身冷汗，醒了。



西门电影院：曾经的优雅与繁荣



惧与颤栗。电影院里黑咕隆咚，一排排座椅死去的人，借助门后的光看清了猩红的座椅套，猩红更加剧了恐怖。潮湿的、地狱般的西门电影院。我急促地呼吸着，心里咒骂着。雨水滴滴嗒嗒从厅院上方漏下来，这是个漏水的电影院，电影院里滴着雨水，十几年前电影里的情景就发生在眼前。我飞速地朝放映机位置上望了望，可那堵白墙上只有个骷髅一样的洞眼，从前电影就是从那里射出来的。它的白花花的强光从洞里穿透了观众席抵达银幕，我从左边的一个出口走出，好像从一个魔窟里逃出。过去每逢电影中场换片休息，大伙儿就从这扇门出来，上个厕所或什么的。最要命的等待是片还在另一家电影厅里放映，要派人飞去取片，一时间整个电影院里的人挤作一团，讨论刚刚放

映过的电影场景，灵通人士嘴里蹦出个片的命运，他的每一个新鲜词成为大伙围剿的对象。从后门台阶上下来，女厕所就在边上，入门的墙壁上挂着一副女士头像的镜框，下面写着一个红色的女，用白粉标示成一个小圆圈。电影院外墙只在很高的地方开有几扇小窗户，我不敢停留长久，再次穿过电影院，直接从二楼上去，楼梯上贴有旧电影《红磨坊》海报，尼克·基德曼将鼻子贴在伊万·麦戈雷格鼻子上，两人脸颊下有一架光鲜的风车。上到最高层，楼梯口顶到的墙上贴有列宁标语：在一切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他们为了强调一门艺术，可以反复说上百次同样的话。是的。此刻，再见，列宁。再见，西门电影院。

Wenbi 散文

五月石榴

徐建平

等到石榴花开时，去看你。去年早春某个黏稠的下午，朋友在千里之外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对方一股潮湿的海的气息。于是，我常在随园看榴树，看榴树开花结果。

惊蛰过后，春雷萌动，慵懒稀疏的石榴树与地里越冬的小动物一道，抖动抖动身子，睡醒了。呵欠一声，雀舌一样的嫩芽变成柳叶一般，似一个青壮小伙，又一树风华正茂。

这时，桃红梨白，鸟语花香，天地一派春意盎然。石榴树却不慌不忙，没有一点开花的迹象。

我知道，石榴树不过是表面平静，内心却酝酿着阴谋。如我的心思，正悄悄地准备着，或者期待着一场花事的到来。

春花落尽石榴开。石榴的阴谋在五月的阳光下抖开了。五月榴花，虽然姗姗来迟，却热情奔放。像一个爽朗的开怀畅笑的村妇，寂寞而平淡的五月天空，因为橘红色的榴花，而充满热情，有了要娶新娘子一般的喜悦和期待。

朋友没有如期而至。五月榴火，是暑期里的事嘛。这老兄，电话里依然那样的潮，海浪一般的气势。我苦笑不得，朋友，你记错花期了。话是这么说，内心又觉得朋友不无道理。榴花似火，榴花怒放的情景像极暑期热烈而灿烂的时光了。如若榴花开在盛夏，与这个时候的阳光共织一片天地，想必人间会多一些如火如荼的友情的。

我原谅了朋友的爽约，将期待长度做了修改。

此时的石榴，雄花完成授粉之职，开始凋落。受粉的雌花继续留在枝头，犹如一个怀孕的少妇，裙裾下的肚子一天天圆鼓起来。这个时候，看满树翠绿掩映中的灿烂和一地落红，石榴树下的男子，内心除了榴花的美丽和热情，更多了几分对结果的幻想和渴望。远方朋友那话语也有了另外的形式和内容。

有期盼的日子有滋有味。转瞬已是白露，天气渐凉。石榴在普天阳光和大地养分的滋润下，熟了，红了。远远望去，一树石榴，仿佛一座张灯结彩的怡苑，几许欢喜几许平，弥漫着吉祥之气，心境便为绫罗绸缎一般的柔软和欢喜所笼罩。这天，我格外惊喜，一颗红透的石榴开裂了，里头挤满玛瑙一般的榴籽，晶莹剔透。于是，在我所有的记忆和想象中，可能出现的繁花似锦、子孙满堂之类的词语或意象，以及某种已经忘却或者正忘却之中的类似于收获的真实感受，都被我小心翼翼地摄入到一张片子里，存入相册，也发给千里之外的朋友。

石榴是一种很普通的树，据说由张骞引自西域，已然两千多年。石榴花开得热烈而自我，但不痴狂，不张扬，是一种内心的笃定和笃信。榴开百子，赠榴传谊，是民间热爱石榴、崇尚石榴的理由。秋高气爽，秋色宜人，我用丰收的石榴果，招待邻里拜访的小客人。

月亮，望与不望，总归要圆。朋友，见与不见，总在心里，祝福，说与不说，总会挂念。朋友没有如期而至，在中秋皓月下发来如此寄语。于凉爽的夜风里，沐浴月华一般清亮的福音，尝一块月饼，品几粒籽，赏月寄思，心绪上好。

等到石榴花开时，去看你。朋友没有食言，今年石榴花开时，朋友从千里之外，携一身海味，驾一乘风雨，赴一年前的石榴之约，风尘仆仆而来。我用一腔山水，一席农家菜肴，一杯薄酒迎接朋友。也用同样的方式，迎接了石榴神。

Wenbi 图文

Advertisement for Mother's Day featuring a red carnation flower and text: '2014年5月，为60岁以上的母亲 订阅《乐清日报》可获半价优惠 (凭身份证到乐清日报发行中心领取半价优惠卡) 订报热线：61606929 13757780715'

Large advertisement for Mother's Day with a red carnation flower and text: '乐清日报 温馨母亲节 2014年5月，为60岁以上的母亲 订阅《乐清日报》可获半价优惠 祝天下所有母亲健康长寿 快乐幸福！ 订报热线：61606929 13757780715'